

程

戰國策齊卷第四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齊東有菑川東萊瑯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

合信陽西有濟南平原

威王田齊桓公子元年癸卯

濮上之事此東郡濮水地贅子死章子走皆以名子之

章匡盼子謂齊王曰田盼也威王言使不如易餘

糧於宋易移宋王未嘗稱王宋偃十一年稱王當

齊宣王二十五年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固首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責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此言二子死蓋九年前也
王宣王二年馬陵之役盼為將十年楚敗齊令齊
逐田嬰張丑說楚王云嬰逐盼子必用則盼尤著
於三王之世伐燕之役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策
有齊國復強之言
六非威王時也

邯鄲之難趙成侯二十一年魏趙求救於齊田侯召

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名忌二十一年

號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補史作萌曰勿救則

我不利齊我田侯曰何哉對曰補二字曰勿救則

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

補曰一本甲作曰是言將屯軍於邯鄲之郊

干其郊故後云乃起兵南攻軍於邯鄲之郊

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且猶夫救邯鄲軍

於其郊是趙不救而魏全也兩國不故不如南攻

襄陵以敝魏襄陵屬河東魏邑邯鄲拔而承魏之

敝承言繼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

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諸注止言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正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孫子兩軍相對曰交使者數相往來章

子為變其徽章徽幟也引說文又左傳揚徽注若

今救火衣又按王莽傳以雜秦軍侯者言齊之章

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頃字之頃有頃之間

文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

者三如猶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

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發謂罷之廢一本作王

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

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元作拜西藩之臣王與

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

之曰章子之母啓其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

馬棧之下棧為棚以立馬曰高注棧牀也補曰

而不相遇者恐因此吾使行者者一本無姚云章子

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

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

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夫不得父之

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雖謂君父一也

君命更葬何損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

曰此是章子言所以不更葬之故未見其終拒

威王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我

楚將伐齊魯親之親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臣請

令魯中立於兩國之間乃為齊見魯君康公魯

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

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

者楚時未敗而云然者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

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

不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

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

言其力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

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材武見必殪

也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

而君以魯眾合戰勝後合必見德今以全眾合敗

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此其為德也亦大矣

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德者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補曰為齊為去聲

成侯鄒忌為齊相補曰高注成齊邑按史田忌為將

不相說公孫閉齊人開史作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

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

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直曲撓言師不鄒忌以

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

以告公孫閉公孫閉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

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畏其

威聲曰其欲為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田忌

開所使者因令人捕捕取為一人卜者亦驗其辭於

王前田忌遂走齊記三十五年有處謂齊威賢王

補曰公孫閉為鄒忌之走亦非威王遣之也曰史

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宣王召復位

遂有馬陵之戰策言忌伐魏三戰三勝忌戰可

見者桂陵馬陵二役策併言之也後章說忌系太

子申禽龐消孫子謂忌曰若是則齊君可一也成侯
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田忌亡齊之楚楚封
之江南則忌之出奔在戰馬陵後宣王之世明矣
史載其奔在前故謂召復位忌既襲齊豈得再復
成侯猶在豈宜並列而馬陵後忌無可書之事知
其必有誤也以威王之明成侯公孫開之詐豈能
行其間其為宣王無疑也大事記謂桂陵馬陵二
事多混而書忌出奔在威王時亦乃史之舊耳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昞徒結切日側也故有光艷意又疑

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

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

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也旦明

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一本問之無客字吾與徐公

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

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私猶親妾之美我者

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

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

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

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

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

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

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

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

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進諫者暮年之後

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

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

亦傾險士耳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田忌則其人

威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

云云事與此類又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聘而

問政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頽謂其妾云云恐與

有訛外事

宣王威王王子元年已介補曰名辟疆

南梁之難魯國蕃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

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稱南梁者別於大梁

少梁高注韓邑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大事記此

魏伐韓也謂伐趙者往歲韓氏請救於齊田侯

侯陳陵之戰與此混而誤亦韓氏請救於齊田侯

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

之兵未敵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

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

於齊愬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承繼

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

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

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補曰虞

陵在濮州鄆城東北六十里有濶深峻可以置伏

龐涓敗即此徐廣云在魏州元城縣東南司馬彪

引杜預說亦然按齊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則從汴州外黃退至

豈合更渡河至元城哉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

嬰北面而朝田侯齊記有為兩章一為桓公臣思

曰補曰索隱云策作田期思必別本不可夫韓魏

也紀年謂之徐州子期即田忌也

不可夫韓魏

不可夫韓魏

不可夫韓魏

不可夫韓魏

不可夫韓魏

不可夫韓魏

不可夫韓魏

不可夫韓魏

不可夫韓魏

不可夫韓魏

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謂行一不義而得天
下不為也況朝韓魏乎
自與邯鄲之難又韓齊為與國
二章相與非此章也說見後章

田忌為齊將此二年召復位係梁太子申禽龐涓魏

孫子腹也齊人武師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

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

罷敵於先魏戰雖勝亦罷今使當前弱守於主

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缺蓋齊險隘

曰姚云曾本先皆作老愚恐上句多於字謂以罷

敵老弱守險敵眾而以精兵主者循軌之途也撤

同車迹也言其險狹鎗擊摩車而相過鎗牽同車

不得方軌適相循耳使彼罷敵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

左濟右天唐蓋盼子所守平原軍重踵高宛重輜重

高宛屬使輕車銳騎衝雍門始皇紀注在高原

名按左傳襄十若是則齊君可正正猶而成侯可

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

齊鬼謂贖非武流也武雖運奇用詭豈嘗語人以

子曷為而有是言必公孫開成侯讒譏之時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田忌為將田忌走此鄰忌代之相

云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杜赫

曰臣請為留楚為下有君字留下一本謂楚王

威曰鄰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

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

鄒忌

補有禁字

當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

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

言此示不為此

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眾

薦於王

宣王不說晏首齊貴而

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

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

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言其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

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事

余反正義云紀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

薛改名徐州徐左氏作舒說文作邾

子於齊

遂使齊逐之田嬰時未

嬰子恐張丑齊人

丑又見韓魏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

燕中山等策

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

盼善

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

補

與史曰百姓

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

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有

權之難

後志南郡編注閩緡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

戰于楚境燕策為文公時正曰大事記燕齊交兵

必非此地按記合燕策並載而取鮑三說文公未

年云云並屬中山云云燕齊合云云故於此條著

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王惠時任事出

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使魏處

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

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也然則是君自

為燕東兵東借兵不戰和為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為

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

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罷疲趙可取唐曲

逆並屬中山國言二國戰不暇北顧趙可以其間

除今蒲戰而不勝命懸於趙懸繫然則吾中立吾吾

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割齊地兩國之權懸於

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趙肅侯十七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大

山東有琅邪琅邪齊東南竟上邑西有清河冀州

正義云北有渤海幽州郡正此所謂四塞

之國也言四方皆齊地方二千里千餘里帶甲

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軍令

為疾如錐矢錐銳也戰如雷霆

其威解如風雨言疾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

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屬齊郡七萬戶臣竊度之下

正義及水經注渤海後語七萬戶臣竊度之下

史不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

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竽似笙鼓瑟似琴擊筑以竹曲五彈

琴聞雞走犬六博踰鞠者鞠向別臨淄之途

即蹙也蹙臨淄之途

之六博踰鞠者

車轂元作聲擊者擊之說也

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擊也作擊擊者擊秦策車

通擊人肩塵連枉成博舉袂成幕也袂袖揮

汗成兩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

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

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此有以字畏秦者以與秦

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

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猶敗以秦敵強

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元作後

故是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

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至衛元作闕

云至闕一作衛陽晉之道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坂

注皆不地蓋衛地時屬魏也正曰正義云徑亢父

之險屬東平補曰亢音剛又車不得方軌爾雅方

也軌此亦兩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

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驚兒正曰狼性恐韓魏之

議其後也是故恫疑慮喝元作獨恫痛也言疑獨

補曰高注獨喘息懼兒史作喝索隱云亦作高躍

補曰史稱而不敵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

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

補曰一本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

元作固固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齊王曰寡

人不敏此此謂猶明辨別疾於事曰一本注是

嘗得聞今主君所主字火作足下蘇張從橫之說本傳

告之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皆有此在說燕趙韓魏

後

淳于髡齊人見滑稽傳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

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比謂肩相次也

有一猶為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

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

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補曰後語鳥同翼

俱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二草山生而沮水也故

亡生草者水名出漢中沮澤求不可得孟子注沮澤

以實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地缺疑為負黍

東地也補曰高注畢黍梁父梁父在泰山北曰

陰則鄰車而載耳鄰却言多獲夫物各有疇耕治

禾所聚也故為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名

挹水於河挹酌也而取火於燧也夫燧也髡將復見之

豈特七士也補曰兩見為補曰此書為齊王曰韓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為謂字通用齊王曰韓

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邊者遠發同海內之

狡兔也集韻狡猶韓子盧逐東郭邊環山者三騰

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

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擅者無今齊魏

久相持以頓其兵勞亦故改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

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

此與蘇代離蚌陳軫虎爭人之說異而同者也遂七論反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

唯先生也敵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四文毛色成馬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

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

言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言楚將因齊之名醜而實危有楚伐之危也而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

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

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

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

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魏所不欲也

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無不字愚按上句當無

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

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元在魏策正曰為魏而說當從舊

齊宣王見補曰見顏觸集韻音觸引呂春秋齊有顏觸

曰觸前觸亦曰王前正使已宣王不說左右曰王

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

對曰夫觸前為莫勇王前為趨士趨就與使觸為

慕勢不如使王為趙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
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
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
採者魯晏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死不赦令
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
之先王之頭曾不名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
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
鍾一石百斤萬石簣鍾鼓之桴天下之士皆為役處役為
處在其位補曰姚本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恐仁義字當在之士上辯智並進莫
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作服求補曰求
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

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鄰為鄙外曰野亦所

處也補曰監門閭里問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

為比五比為閭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閭里皆

二比五比為閭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閭里皆

有門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

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能

貴士故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

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

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

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

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

而元作以當補曰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

病耳獨言士貴王賤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

人之行所謂無實德不貴士者願請受為弟子

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具出必乘

車妻子衣服麗都皆美顏獨辭去曰夫玉生於山

制則破焉制裁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

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然而形神不

全獨願得歸晚食以當肉晚言飢而食也其美也

字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

也同樂制言者王也言謂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

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衍而

而辭去君子補二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

身不辱曰曰者觸既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

王使謁者延入謁者掌賓贊王斗曰斗趨見王為

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

曰先生徐之使待其至寡人請從就之宣王因

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

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不

所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

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此桓公雖非

齊人也得稱為先所好者五九合諸侯

稱為先稱五五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天子授元作受受授字通借籍土地人民

也立為太伯之二伯今主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之耘失也春秋傳耘子辱矣焉能有四焉

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

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

士而元作是是本無是字王不好士補曰先王好

以為淳于鬯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

斗曰世無騏驎騮耳字書不說騏驎不載唯玉篇云馬黑脊亦不言良馬陸璣

疏麒麟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也騮耳八駿

文爾雅補曰馬已備矣世無東都俊補曰一

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莊前有

嬙越王嬖妾西施越女吳王姬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

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

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穀細繡也

紗齊三服官輕繡注今紗下章曳綺穀又章帝省

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

辟便順其所好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

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

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

大治而彪謂王斗之義無所出出門求見自卑甚矣

謂不能三年而總見於咫尺之間以為高此孟子所

不切獨所謂學毅者可知耳然不若魏牟之言之

王斗造門求見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為高也

論當矣其言王不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公好
狗馬酒色之說亦管仲之正爾學毅之言與魏牟合
辯士之言而非君子之戰國論說相類者甚多半豈果出
於斗乎謂三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列第為上
大夫者非十人不治而議論稷下學士至數百
千人士非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類焉故類獨
無實不治而議其不好士有以也然若斗與獨
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安用彼哉
人哉

齊人見田駢齊處曰聞先生高議謂曰恐設為不宦

設者虛而願為役給使駢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

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

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

過畢矣畢猶已言過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

訾資同所資所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為區自四以

登至於金亡則鍾又稟氏注四升為豆則鍾凡六

斛也徒百人車者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

辭謝之管燕齊人曰無考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

與我赴諸侯乎而辭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

涕連與連同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

對曰士三食不得饜飽也而君我鴛鴦有餘食鴛鴦舒下

宮糶羅紈下宮後宮下列曳綺縠綺文而士不得

以為緣緣衣且財石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

不肯以所輕與真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

而難用也補曰四見魏策與公孫衍並相者豈

而難用也補曰四見魏策與公孫衍並相者豈

等問說對亦與此合

閔王

宣王元四年顯王元四年當赧王二年

史下移十年大事記同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

楚懷六年此元年宣王二十年

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

衍使字史言軫為秦使齊齊問之為齊見陽

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

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

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曰唯令尹耳也

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

譬可也楚有祠者

祠春祭

賜其舍人

始皇紀注主廐

內小史或云侍從賓客者曰頰師古曰舍庖酒

也危器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

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

乃左手持庖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

之蛇成奪其庖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

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

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

是為名亦元作居訛姚云一本去此字足矣官之

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

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

解軍而去楚記同處謂此策雖其指為齊亦持勝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

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
二十四縣許秦王文惠趙足趙人之齊謂齊王曰
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
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

定封在此三年又說見後補曰索隱云嬰諸田之

別子非宣

楚王懷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

集韻輟

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

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
委之於子公孫開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
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魚晏之小不惡齊大
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

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彪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相

地耳齊薛為一

如穰侯應侯之於秦也何弱小乎

其初哉

史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

靖郭君

田嬰謂分封不足以後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將城

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

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

所謂鼎靖

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

有於此

高注此言外應復有

客曰鄙臣不敢以

死為戲君曰亡

無此也

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

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

集韻蕩放也

則螻蟻得意焉

一曰螻蟻

今夫齊亦君之

水也君長齊姚氏見下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

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一本薛為夫齊向按新序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馬司

夫與事者高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

厭之字當在覽下王曰說吾有缺誤姚云一本

今與靖郭君姚云今一作令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人補曰姚云古今人表作昆辯

北堂書鈔同呂覽作劇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疵病

也謂過失補曰此人蓋有奇門人弗說士尉人以

証靖郭君也証諫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

嬰子文補曰孟子嘗邑名在薛又竊以諫竊猶靖

郭君大怒曰刻而類集韻刻剪也類族類破吾家

苟可慊齊貌辯者集韻慊吾無辭為之言有可滿

雖家族破滅猶於是舍之上舍猶甲第正曰此本

舍幸舍代舍索隱天並當上中下三等之令長子

御之集韻御律也旦暮進食數年宣元作威威

王薨元作宣宣王立嬰之封薛在閔王初下言

也正曰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宣王辭而之薛

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宣

說見下

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宣

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
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
行至齊閔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宣
王曰子元作子子曰當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而愛
其言用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
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謂過
豐頤過人豕多反視補曰呂氏春秋過頤豕視注
頤豕不仁之人其說考詳劉辰翁云過頤即俗所
謂耳後見頤豕視即相法所謂下邪偷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反不若廢太
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補曰高注郊師衛靖郭君
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
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

封嬰於薛閔王也而

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猶封之曰史以田嬰之

封在潘王三年從通監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

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

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

立附見於閔王元年此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

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

引紀年梁惠後元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

王薨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

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

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雖惡於後王吾獨

謂先王何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

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閔宣王太

息長出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

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

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時

所賜 補曰 疑云 閔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

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

七日謝病強辭 強猶 不得三日而聽 王聽 當是時

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

為沮 集韻沮 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 以生為外物

樂患趣難者也 彪謂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

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知己者死此

辯所以不求生歟 補曰 心迹之論未當說見章首

趣即趣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

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

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 遞言其 不足以立功名通

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

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 罷疲 而兩歸其

國於秦 兩彼 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

相割 以割肉喻 秦曾不出力 補曰 北山何先生標

天下為秦相烹 煮 秦曾不出薪 喻秦無 何秦之智

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

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

之 反 主必死辱 辱死於 民必死虜今韓梁之日未嘗

乾 戰死者 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

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

絳屬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補而東

攻齊舉齊屬之海其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

之南孤謂稱孤以臣之曰北向而孤燕趙絕齊無

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

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

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

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

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

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

共攻秦此六年按大事記顯王四十七年當

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齊宣二十一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解題軫說齊不知在何年以其說

明切附見于此軫與張儀相惡去秦事楚而懷王

愚嘗按趙策謂趙王章韓策或謂韓王章燕策或

從國事勢曠暢深切如虎即禽魚比目引車同舟

之譬說殊而義合如秦之欲伐韓梁東關周室甚

惟寤忘之如約山東皆以銳師伐韓梁如秦見三

晉之言也考之此策秦伐魏陳軫合是必一時之

王其論山東之愚秦之智為秦相割而秦不出力

為秦相烹而秦不出新則亦三策之取譬也秦欲

攻梁絳安邑今三晉已合約出銳師以成梁三晉

合秦必南攻楚則亦三策所言之事也况策無三晉

楚魏之辭而說四國者皆有戍梁之約况策無三晉

儀商於之欺軫諫不聽諫攻秦又聽其後懷王

言楚王入秦正誘會武關之時而軫方為魏說諸

侯是時固在魏也軫善楚者約從獨遺楚又勸三

晉之移柵於楚豈略不為楚計哉蓋其知楚謀之

不可為入秦之楚不可止而諸國之擯秦非特為魏

所以為楚所謂陽濟而不能大助之者歟蘇氏兄弟

說多浮辭數策非軫不能大助之者歟蘇氏兄弟

顯王四十年於韓策謂論秦最得其情因其言
梁絳安邑附見於燕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
皆不能的指其時今徵以楚王入秦一當在
王十三年蓋秦取曲沃平周距五國伐秦前
與觀王五年秦取曲沃平周距五國伐秦前
無與於軫也懷王入秦次年田文合韓魏伐秦
能成一戰之功未必不可因軫之說也反覆參
史乃中山未亡四年之前且年表滅中山亡
死後而中山先亡一年大事記取世家史遷所
不能無失趙武靈王十九年連歲攻中山畧地
邑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
九原二十七年傳國子何稱主父欲畧胡地襲
陽遂詐入秦是後已不言攻中山矣惠文三年
書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意者攘地之時中山
定而未廢其君後四年始遷其君如西周既滅
年迂其君干懸狐之類通鑑綱目武靈二十五年
言中心君奔齊而魏策云齊魏伐楚而趙亡中
政是年事則是其國已亡特其君未得後乃得之
燕策所謂中山亡非外也故愚並著
其說以俟知者考焉中山餘見燕策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儀復相時補曰

請救以下文許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

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燕與

子之國相之燕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

救之是天下補曰下字衍一本以燕賜我也齊我

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補曰一本之韓自以得

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

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燕會七年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

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為五補曰按史田齊世家桓

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召大臣而謀

於魏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救之是天子折而入

年魏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

曰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技而乘魏且不利云云
其計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技而乘魏且不利云云
朋作編餘魏桂陵策邯鄲之難章威王作田侯段于
見前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韓請救
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驪忌子曰不如勿救田擊之
曰不如此早救之孫子曰難韓請救於齊田曰善起兵擊之
謀張弓曰不如此早救之田曰難韓請救於齊田曰善起兵擊之
受凡三節與策三章互有同異邯鄲之難與威王
條合南梁之難與宣王條合但史為張巧田臣思
策為騶忌孫子唯桓公取桑丘與威王伐魏臣思
伐燕相亂按威王二十一年鄒忌始相上距桓公
取桑丘之歲二十餘年矣田臣思即田忌大臣史誤以
邯鄲一章勦入之明矣田臣思即田忌大臣史誤以
戰馬陵後出奔至二十九九年之會之役凡二十七年
年不應復見使息果在齊則王安得棄之而將章
子策或誤載其名也且桓公時秦魏伐韓楚趙救之
齊不收因而舉燕何其事之昭合如此是必可疑
考之桓公時秦魏攻韓事無見年表魏韓趙伐齊
至桑丘齊伐燕取桑丘意者齊取桑丘而韓魏趙

伐之韓且與趙魏攻齊則與齊而僅為取桑丘乎且
田臣思之辭曰是天以燕與齊而僅為取桑丘乎且
是史亦誤以宣王伐燕章附之桓公也故大事記
是韓趙伐田齊至桑丘而不書齊取桑丘於宣
二戰而齊之取燕雖因之會之亂亦由諸侯連兵
不戰而齊之取燕雖因之會之亂亦由諸侯連兵
記之說無與競者得也故愚具列史策所載而著大事
遂城縣東

張儀為秦連橫

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說楚說韓
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此當

秦十四年此十二年說當有說字齊王曰天下強

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殺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

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

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

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

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比周親周

相託也與論語意異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魯戰勝齊

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史傳不書

時魯故在存亡形耳雖有勝名此取譬之說

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說

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再戰而再勝絕

出沾山大陂谷入河南漳山南郡再戰而再勝絕

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

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

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兄弟之國儀說懷王韓獻

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黿池黿池縣水經注黿池

水出嶠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黿池二反割

河間以事秦據此則說趙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

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魏悉起其兵河關屬孟平

亦通指博關蘇秦傳注齊威六年晉伐齊至博

山有博亦近齊也博關後語注去今兗州臨菑即

墨屬膠東國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

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

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

客禮大行人掌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

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里也一本有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

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

惡也而秦任之張儀一本此謂武王曰儀有

愚計願效之王王曰柰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

大變言有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諸地今齊王甚憎

字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

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譏

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

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

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後語張

儀曰王勿患請人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藉使之齊齊楚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

張儀雖然厚矣三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

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

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

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

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

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

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

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

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

自罷疲音勞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

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儀傳有

計之必信策之必行者也儀之所讓於時有妾婦

於以賣楚皆可鄙也唯此為文無害儀亦明年死

矣宜其言之善歟補曰大事記秦惠王死公孫衍

欲窮張儀見秦策儀之逐其衍之力歟正曰鮑謂

將死言善爾反覆詭詐之術死猶未已何善之可

稱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本宋地見陳留襄邑注

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魏九年此十四年儀以秦

梁之齊合橫親補曰猶犀首欲敗橫事謂衛君

曰時儀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

當君必解衍解說衍於儀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

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三人合坐犀首跪行為儀千秋

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

怒於儀曰衍也吾讎齊戰故而儀與之俱是必與

儀補曰一讎吾國矣遂不聽彪謂此一

非豈可與同羣哉此在衍術中而不悟是以此謀敗於

之疎也故其智暗於秦其辨屈於軫而此謀敗於

衍也補曰為

楚王死懷王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

十年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項襄蘇子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

至是二十年矣此非代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

此高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教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齊魯與秦韓魏敗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秦之事此著書者叙說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並新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秦於薛公可以為蘇子秦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此二子字因舊自解於薛公蘇子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

留楚補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

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

負荷不義之名薛公曰善為之柰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

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得猶與也齊求地而楚與之為得成則

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

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著書者叙說**補**叙說者分

其文而屬之故此著例姚云曾此七字不作注謂楚王以為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為頃襄外無他

未詳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

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

王之割倍多於前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

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

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太子其故謂也薛子

楚獻地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以忠太

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

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

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咨齊齊必

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故

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

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

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

權者輕重所在故臣能去太子使人去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

倍於王也多割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馳亟齊齊辭齊之

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

請以國因因蘇子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

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割斷齊也猶制

制字正義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

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入地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

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卑而暮去故曰可以

使太子急去也蘇子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

子者蘇子秦也蘇子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

也太子去楚蘇子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

跡也浸其使今勸太子去補者又蘇子

秦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

子秦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秦於薛公也又使人

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秦也奉王而

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又蘇子秦也割地因約者

因爲之約齊又蘇子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

蘇子秦也令人惡蘇子秦於薛公之以其爲齊薄

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

子秦爲武貞君封以美名非邑故曰可以爲蘇子

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

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

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言如之君因補曰姓

固不善蘇子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

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秦而於君之事殆矣於備

今蘇子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讎

也此亦非薛公之恐楚王立未能自定安能離齊

備載其語也正曰謂不親楚則與楚爲讎以事

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

善蘇子秦故曰可以爲蘇子秦說薛公以善蘇子

秦按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須

補曰史稱懷王入秦而頃襄立策獨以爲懷王死

而頃襄立前後屢見竊以事勢言之楚人知懷王

之必不歸而秦要之以割地故立王以絕君而喪

謂當時以詐赴之繁猶仁之爾特所謂新王及太

子不可曉然以逐節者之皆有事實又非飾說也

或者太子未返之時距中立王邪始缺

所疑○爲之爲交爲式爲讎之爲如字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言其親幸薛公欲知王所

欲立乃獻七珥珥以充耳也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

勸王立為夫人與楚策謂昭魚云云

孟嘗君將入秦傳言秦昭王聞其止者千數而弗聽

蘇代元作秦今秦字誤宜作代欲止之孟嘗

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

耳蘇代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

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

淄上淄水出太有土偶人偶相人也比土為之

與桃梗集韻梗畧也荒也此蓋枯木海外經東海

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茶

門上碎鬼正曰梗枝梗也趙策蘇秦說李兌作土

梗木梗謂木梗曰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是枝根

皆可言梗此謂刻桃木為人史及說苑作土偶

人木偶人索隱謂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

君時秦昭王使涇陽君為質以相與語桃梗謂土

求孟嘗○高誘注茶一本作余相與語桃梗謂土

偶人曰子西岸之士也挺子以為人挺拔也拔於

他鼎反直也藝文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上

類聚及晁本作挺至歲八月降雨下下也異於飄

洒淄水至則汝殘矣殘敗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

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挑梗也刻削子

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

如何耳如往也不知其所今秦四塞之國譬如

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傳有補曰此詩不行其入秦蓋在後

孟嘗君在薛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正曰代立

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

補補曰姓云令人體貌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

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言且淳于

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悉王曰何見於

荆對曰荆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

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詩注祭有清德之宮

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

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集韻痛

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

徐云痛而呼之言也和其顏色聽其言也痛而呼之傷宗廟也初不相礙先君之廟在

也言其請望拜之謁望而拜之恭雖得則薄矣言他

謁雖有得不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大人之急

也言應疾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正曰以四馬百人之食言饗

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不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

嘗君子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事之厚彼不

我董之繁菁濟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

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

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賢

容之舞高祖曰以吾毀之也補曰一本以吾毀之

字下脫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元作持補曰姓

也哉是待者待之言也也哉謂君子所以報知我者亦多術矣豈必毀之而後

孟嘗君讌坐讌合語也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

以補文闕者也高注先生長一入曰嘗天下

之主嘗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侵君者之也臣請以

臣之血湔其柩湔滅同集田瞽曰車軼之所能至

也軼轍請掩足下之短行者者疑當誦足下之

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言欲如使

而弗及也若有使之滕元作勝賢元作賢字書無

人賢補曰姚云恐作賢春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

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與粹若魏文

段干木也二人文此臣之所為君

取矣求以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夫人姬勝之過

下十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

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

人之情也其錯之錯措勿言也居暮年君召愛夫

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

公又弗欲衛君嗣與文布衣交言交於未貴時請具車馬

皮幣皮羔狐之屬宗伯孤帛正曰羔乃生贄

為飾宗伯之制恐難引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

言此高注皮鹿皮幣束帛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

又補三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

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

以臣欺君欺者已不肖而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

壓羊殺馬較其血又壓羊殺之以盟使盟曰齊衛

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

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

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

不肖也言或以此人為不肖輒以頸血湔足下於

也交旌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言可與

善為事矣轉禍為功彪謂周衰禮

舍人者為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愛也以若

美談邪表益從史事類此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謂孟嘗君

曰猿獼猴錯木言自置木上據水則不

若魚鼈據猶處下處謂之舊三尺之劍

乘危則駢驥不如狐狸曹沫衛之之舊三尺之劍

一軍不能當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使曹沫

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鈹鐔與農人居龍畝之中龍

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

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

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黨

此士見棄逐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

不肖與處

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此言後人視孟嘗君曰

善乃弗逐也言必有中

孟嘗君出行國故行當去聲至楚獻象床象

為郢之登徒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

所據然彼云大夫登徒子則非官名直使送之

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補曰臣郢

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

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戌補曰諾

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

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

國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所以皆致相印

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

小國英傑之士英千人曰傑皆以國事累君

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受孟

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閭特立之戶

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善今何舉足

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

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

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郢之登徒不

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此子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有

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

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輸亦郢之登徒不

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
孫成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
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處謂孟嘗君
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得寶於我庸何傷且諫
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摧折之後孰敢以過聞乎
哉吾

齊人有馮煖

史作驢並況表反

者貧乏不能自

存使人屬孟嘗君

屬囑

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

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

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草不精也

具饌具○

補曰草菜也陳平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

傳惡草具注去肴肉云云

補曰以下文例歌曰長鋏歸來乎

鋏劍把也欲與

之疑當有缺字

音義缺從

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

下之客

補曰列七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一本比門下之魚

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

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

乘車於是乘其車揭其劍也

過其友曰孟

嘗君客我待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

來乎無以為家

家十一工乎反

左右皆惡之以為

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

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

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

計會

合也曰齊古外反問計會計會能為

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也為煖署曰能署書也孟

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劍歸來者

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君吾負之

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

事蓋因音而說與類憤於憂以憂思昏亂也而

性憊愚憊音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

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

行券亦契別書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

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

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

券聽命曰一本赴作起則起屬下矯命汲黯傳

也託言孟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

長驅到齊行不留也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

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

而反孟嘗君問也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

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君

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

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

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乃

作一本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暮年齊王謂孟嘗

君曰寡人不敵以先王之臣為臣

補曰此遺其就國而為之辭猶

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

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

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正日

補曰一本孟子嘗無此二字

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

煖曰狡兔有三窟僅

元作今姚本今作僅

得免其死耳今

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子嘗

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元作惠

王

昭曰文奔魏在昭王時此回辭不往事必在前史作秦王

曰齊放其大臣

孟嘗君

此非當時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稱追書云爾

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

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

故相為

嘗君馮煖先驅誠子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

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千

斤文車二

四文衫馬繪也服劍一

王所自封書

補曰一

無一字則上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

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

顧先王之宗廟始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煖誠

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君時

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

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

介之禍者介獨則不衆故為微細之馮煖之

介獨則不衆故為微細之馮煖之

計也孟嘗傳有彪謂能者客之入孰不能容無能者孟嘗於是為不可幾也煖之市義賢矣而為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悟也以煖之賢而不能自擢於眾況不賢者乎
補曰史文稍異末無三窟之說為勝補曰馮公自言無能非真無能也魏子予粟馮公焚券孟嘗卒蒙其力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豈迂也哉○食以食之之食音嗣為君為文足為之為去聲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薛與此駁**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曰君得

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拾子借以殺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

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

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札也書削去之不敢以為言馮驩傳畧同以此所怨人書

反而後謝病也

蘇子元作秦史秦補曰白燕之齊此三十二年**見**

於章華補曰姓及一南門史作東門注齊都賦小

也補曰括地志齊城東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多大

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子以為何如對

曰王之問臣也卒而與粹而患之所從往補曰

是者微患在後故言從往與從今不聽是恨秦也

違秦秦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斬作卒

秦為猶善勿庸稱也庸用以為天下秦稱之

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父之事帝名為無傷也雖

有先後無秦稱之而天下、德王曰勿稱其

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自為智則明為人謀則

忠蘇張之巨擘也正曰受帝號以順秦而不稱

蘇子秦補曰字誤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

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

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

立亦問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

夫約鈞然言齊秦俱相劫如此一本無然字愚與

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

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

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倍背同償擯同策韻棄也

此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

城危汝南潁川皆有非衛有淮北淮水之北

有濟西莊水之西則趙之河東危趙河之東有陰

平陸陰屬南陽則梁門不啓大梁故釋帝

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則國重而

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畏威而天下不敢

不聽此湯武之舉也然秦以為名非實而後使天

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齊記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

蘇子蘇子蘇秦蘇子蘇說齊閔王曰臣聞

用兵而喜先天下者真天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

為約以結與國而代人人必怨夫後起者藉也

之又為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

有所資也而遠怨者時也雖欲乘時不能也則是以

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而

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猶長也而時勢

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

邪其妻亦善作劍非得人力則不能害歲矣歲利

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

銛集韻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不休傳傳驛

言其衛國城割平求成平成也衛八門土而二門

墮矣補曰墮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

遯魏王魏王補曰魏武侯也時未稱王此辯身被甲

底劍底砥也挑趙索戰邯鄲文為驚亂也河山之

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余而北而殘剛平墮中

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詩

云中牟趙邑在相州藹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

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

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敗我臨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

州西河內屬出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馬飲於大

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燒棘蒲元作

同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南北蒲蒲坂也謂此

云今趙州平棘溝補曰史地隊黃城八年拔魏黃

是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附所別也大

言記從上故周平之殘也中年之墮也黃城之隊

也棘蒲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

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

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罷疲同音

衆為事敗而好鞠之言鞠窮也遂事兵弱而憎下人衍也

曰姚云曾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益行

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

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後從謂故約不為人主

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

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衍秦秦

楚也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秦遂共伐楚閔于十

六年合韓魏以伐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

也言得地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

韓魏主怨也是楚懷二十六年此二且天下徧用

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

宋越專用其兵誅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
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
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夫弱小之殃
常以謀人為利也為利而致殃是以大國危小
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
不可輕正曰主於後起藉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
權不以伐不義為急也
勁人多則元作事以眾強敵元作適
敵適元作適罷寡也兵必立補曰疑也事不塞天下之心
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霸
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謹謹元作謹謹元作謹謹元作謹
疑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元作謹謹元作謹謹元作謹謹元作謹
下同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元作謹謹元作謹謹元作謹謹元作謹

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積

元作擯禍補曰改擯一類亦當是朽腐而不用補曰

矯靈矯揉箭箱也故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
補曰

本此下皆有而不服而不服矣小國道道猶

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貸音貸從故曰祖

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

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元作先而卒身死國亡為天

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

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萊莒故萊子國而蔡

也陳蔡好詐詐言恃越而亡亡蔡蔡

也陳蔡好詐詐言恃越而亡亡蔡蔡

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不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
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也於前車矣語曰騏驥之
衰也驚馬先之亡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
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
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之相
恃亦不皆亡在所與
耳有龍元作龍而或誤衍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
寄言假手於龍微用兵而寄於義猶假也寄怨
誅之而已不主怨所謂重代不義也微用兵而
寄於義者隱其用兵之真用而寄寓於義以為名
也則亡天下可蹈足而須也謂不明於諸侯之故
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質
子不趨
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
共事六割而不相憎交言彼
此割地

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惠而兵趨利也事宜多

反覆交割地者宜相憎俱強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也何以知其然

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字語所謂桓山燕不勝
蓋在齊魯之間燕不勝

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樓煩屬
雁門取其牛

馬此蓋之
會敗時夫胡之與齊非系親也而用兵又非約

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鞞何則形

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

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役故明主察相
明察之

者誠欲以霸王鞞也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

國之殘也自害而都縣之費也隱元年注邑有宗
廟之主曰都周制

二五百家為縣
縣為都又五縣為郡又四郡為國禮四甸為縣四都殘費已

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

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衆所聚輸飲食而待死士

令折轅而炊之也殺牛而觴士蓋以飲之觴則是

路君之道也疑作路言國中所有悉出於路又

是道路中人禱祝為國中之人君發羽釀有隱義言釀

於中以通都小縣置社亦言禱祀之事有市之

邑莫不正事而奉王警備之事則此虛中之計也

夫戰之明日死死扶傷死未雖若有功也軍出費

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

而共藥夷亦傷完者內酺而華樂華猶奢故其

費與死傷者鈞與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

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矛首不也兵車長

四尺戟注見前鏐鉉絕鏐刀鏐傷弩車罷

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加父

之宮古者寓兵於士大夫之所匿斯養士之所竊

養馬者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

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襜衣蔽

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舉衝櫓陷陣車正作韓

陣高巢車亦為櫓此與衝並言亦車也家雜總全家作身窟穴中謂地

罷於刀金兵器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

能拔城者數數為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音

也故三下城而敵者寡夫故曰彼戰攻者非

所先也何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襄趙

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十身死國亡為天下

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一子之補患也患在滅二

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

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大中山千乘之國也

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此用兵之上節

也節猶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此二十九年書佐趙滅中山

及燕策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也蓋吝由此觀

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補或有缺字今世

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窮兵而守不可拔守

期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為善者保恃之

非國之末也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

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

也今夫鵠的的即鵠也所謂鵠非咎罪於人也

姚云咎一作極劉作喜按呂便弓引弩而射之謂

春秋亦有極罪於先王之語中者則善善之不中則愧少長

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

難中入乎欲貫之好惡之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

援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

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靈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

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靈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

若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示猶常也言兵則察

相不事不從事於此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

不動五戎注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

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敵國

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

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闕也

遠其利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

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雖有百萬之軍比之

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有百萬人

同雖有闔閭兵起之將闔閭將也武也此以君臣

善用禽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肉在

百尺之衽折之衽席之上鄭玄記注衽卧席也故鍾鼓等瑟

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

倡優侏儒也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

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言其功德之崇雖名

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

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一

正曰宿留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上文佚治在我

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

趨之趨言往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

以知其然也元作矣補曰上文昔者魏王惠擁土

千里帶甲三十六萬補其強而拔邯鄲年十八西

圍定陽屬上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

王恐之此孝公也此史秦人故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令於境內盡堞中堞城上為戰具競竟作竟

即上文境字也堞中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

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

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

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

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

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

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箠馬不

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

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

而從天下之志使天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

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

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旂按考工記

從七星之旗鳥隼為旗并注龍旂九旂諸侯所建鳥旗七旂

鳥隼為旗州里所建龍旂九旂諸侯所建鳥旗七旂

謂畫七星者又禮百官載旗此言七星之天子

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

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

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為次然後天下

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手言無

所事西喪地而不以德魏王故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

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

外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補之堂上余

將戶內拔賊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彪謂此

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竿倡樂非所以啓人

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

不為人主怨其云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

用兵而寄於義最其術之深者是豈仁義之師正

大之論乎雖其後極言戰之害何救於失哉鍾鼓

倡樂之云視孟子與民同樂之意不類鮑之不察

其矣**補曰**蘇秦佯為得罪燕而亡走齊說湣王厚

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救齊而為

燕蘇代繼之實祖秦之故智大事記云齊之伐宋

也蘇代實啓之秦之救宋也蘇代復止之代為燕

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說燕曰齊王

長主也而自用也兩攻楚五年蓄積散西困秦三

年民憔悴士罷弊又以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而

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云云

此策之謀既中而勸燕伐齊也此策舊為蘇秦實

誤前章代誤為秦或遂以此為代則亦不然代之

是矣抑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取淮北滅宋侵三

晉之前此士之明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策文

甚佳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為言而以權

藉時勢明之今雖下將以下止求霸則遠矣言先

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臣聞善為國以下至強挫

強也言遠怨之得也臣聞善為國以下至強挫

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為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至強挫

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為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至強挫

至篇終為一節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為天下先之

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

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複○樹姑衛

反分扶問反鵠工毒反射食亦反為人為韓為死

之為王天下

之王去聲

齊負郭之民

負背

有狐狐咥者

狐狐咥者字誤術大事記去之

此正議也古今人表作狐

即謂

正議閔王斫之檀

蓋齊市名

百姓不附

齊孫室子陳舉公孫家

室直言殺之東問宗室離心司馬穰苴

田完之裔為景公將

去此時遠甚蓋誤其名

曰大事記引蘇氏謂史

稱齊景公時晉伐阿鄆燕

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斬

監軍躬賈因以成功春秋

左氏無此事意穰苴為

嘗為閔王却燕晉而戰國

難記妄以為景公時

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

樂毅

魏樂羊將而擊之齊使向子

及下達子史不書

將而應之為應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

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

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

此四十年淖齒數之

曰夫千乘

青州

博昌之間

屬千

方數百里雨血

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二縣屬太山

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禮檀弓注今

哭者闕門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

王曰不知

三不知字春秋後淖齒曰天雨血

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又有當

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

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

莒中太子

名法章是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

漑灌君王后太史后氏女

後策正云太史氏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郎

墨之城破亡餘女張燕兵給騎劫給燕將

言單張許遂以復齊五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

為王時立五年齊耳襄王即位補曰位君王

后以為后生齊王建補曰王建之為去聲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

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

歸責其親王不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

殺衛閔閔書之辭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市人從

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補曰袒湯早反

反說文楊也露臂

襄王閔王子元年二十二年丙寅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攻下聊城注在平原紀

同人或讒之補曰燕氏曰三同

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補

書約之矢纏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

者不倍時而棄利倍背勇士不怯補曰死而滅

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

王之無臣惠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

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

計勇士不怯死一本云是本無此二句而今

死生榮辱尊卑皆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

至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齊史云

南陽然則此荆州郡時屬齊魏攻平陸補曰

隱云南陽即齊淮北泗上之地也索魏攻平陸補曰

見前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

曰正義云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以為亡南

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

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不敢東面齊不攻橫秦之勢

合齊善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陸謂平

也亦棄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言其退燕救不

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

城共據暮年之敝持也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能

勝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

過計過猶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

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前主困為天下戮按燕

四年趙孝成二十五年廉頗圍破燕殺栗腹在齊襄

外不書他將及趙國也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

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

以聊城之民補曰一本距全齊之兵距拒同暮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

城以謀為械般九設機變墨九食人炊骨士無反

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

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

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攘臂言

前也正曰漢書舞陽傳穰袂顏云猶今功業可明

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辭說

資以藉口曰資給說士矯國章俗於天下矯革言變功名可

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增亦東游於齊乎請裂地

定封富比陶衛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

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世世稱寡補曰一

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

熟計而審處一也補曰一字無歷數之行且吾聞效小

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遺忘而不能死慙也

束縛桎梏桎足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

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按也人所幽囚而

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

然管子并三行之過補曰一本云據齊國之政一

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

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

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出計所則不

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

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

計也曹子以為遭補曰曹字句謂曹沫忍耻而與

魯君計以為遭也史無此句

則光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

魯君討言此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謂率天下朝王也

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

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

驚駭威信具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

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忿恚之心也悲恨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

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

也此言天壤敝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倒元作到讀到讀讀讀未詳或而去獨引衣倒故解

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此書以齊

閱爲宣王蘇代爲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得

爲後人傳錄之誤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

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當其

書不存擬爲之以捕亡而其人意見氣橫益肆筆而

成不暇檢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累其牝

杜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

昭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即墨聊即

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故備論之

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栗腹之

敗此王喜五年齊王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

當燕王喜五年齊王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

卒明年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燕王喜昭王

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止殺騎劫二

十五年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讒之十殺騎劫二

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爲齊

不聞聊城尚爲燕守以齊之勢豈有舍之三十

餘年而不攻車之兵力三十餘年而守聊城事也

白攻之燕箭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

史稱破齊不下者獨即墨即墨亦有三城不下之言

城而燕出書聊莒即墨亦有三城不下之言

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為齊守者
此誤因聊城不下而引與齊
自復齊元年趙無可書之
成王元年趙無可書之
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
哉此因夫仲連之言正謂
守齊方併攻熱將必拔其
際所謂楚已攻南陽魏不
復齊後蓋已復之魏不聞
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
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
實齊前所殺燕將惟騎劫
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羅
勸所歸燕降齊亦慮其窮
素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
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
將死聊城者連何功美之
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
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
可得而明矣鮑不此之察
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
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
單誤因史真文忠公反據
皆失考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初徵猶信也太子

有疑之至是始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單也齊國

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

水菑菑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

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

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

早圖之恐後之先發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

齊人下字元和姓纂引樂作賈一人名絕無襄王呼而

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問之王曰女以為何若
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
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
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
之意稱猶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
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
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
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穀猶乃使人
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術舉舉補曰此因與字誤
字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彪謂單
所謂威震主者敬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
闔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矣今日哉貫珠者可謂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補曰徐廣云北

云在青州臨淄縣東古紀國之傳安平君聞之故

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

於朝不欲正貂勃曰跖之狗吠堯盜跖正曰此莊

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

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齧補曰由猶通

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攫持腓脛齧也若

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

君子人矣為是言也上足以掩王之非下足以

免其身不然王懼其以前言告單必殺之矣

單之死言而齊國定君子哉補曰斯久者又能

邑索隱云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及蒯通之言出於此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

生寓言惠跖荷不相

由一本作猶通

也

也

也

也

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王任用之

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

燕之伐齊之時楚王襄使將軍淳將萬人而佐

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

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貂

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

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

也哉言勃據單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

禮補曰通鑑曰無異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

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布德於民

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

英諸侯其志欲有為也為不善願王之察之異曰而

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露

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欲受刑正曰袒即

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補曰本王觴賜諸前酒酣

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

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

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

公王曰吾不若也補曰此下姓本有貂勃曰然臣

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

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

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

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開也民人之治言會本

始作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

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

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

兗州國莒其縣也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

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謂騎劫而反

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嘗是時也闔城陽而王

不通王而自王春秋後語闔作舍城陽天下城陽與天下之入

衍上文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

可故為棧道木閣木閣閣道皆以通險而迎王與后於城陽

山中元作中山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

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正曰與前且嬰兒

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

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

夜邑萬戶疑夜一作劇屬淄川又東萊有掖有不夜

地志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里顏師古云齊地記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邑以不

夜為名○使者使楚之使去聲

田單將將為大攻狄狄北胡正曰史田儋狄人徐廣注

縣西北往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

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

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

箕箕器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立壘軍壁也

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言無人物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

之在即墨坐而繼貢黃草立則杖插刺土器為士

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

亡之非其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

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莫

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

有夜已之奉西有菑上之雷暴黃金橫帶而馳乎淄

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澠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

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

厲氣循城厲激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

狄人乃下補曰馬談對諸葛亮曰用兵之道攻心

將攻燕拔中陽又攻韓注人拔之次年單為相考

成之元年齊襄使之長安君為質齊師乃出秦師退

又策去趙王割濟東三城城邑市五十七與齊求

安平君為將攻燕亦三年事蓋齊趙方睦也考之

史單自復齊之後嘗有伐狄之戰大事記併書於

蘭相如伐齊至平邑秦宮卿竈暨楚何歲攻剛壽

以單之在齊而棄之也

而一為趙用遂以立功意者單以功高被議齊衰

雖為之殺諱者所以注單者不能展盡歟不然則

雖為之殺諱者所以注單者不能展盡歟不然則

雖為之殺諱者所以注單者不能展盡歟不然則

軍二懼禍持法而自備也策云田單將齊之良
橫行於中十四年身於封內考之殺騎劫之良
歲至襄王十八年凡十四次年而單為趙將是
年襄王死不復更齊明也十連為相然單之在趙
自二戰之後不復更齊明也十連為相然單之在趙
不忍肯宗國以襄王功也軍之心亦可見矣

子孟嘗君為從三文以襄王功也此八年正曰文以襄王

五年中立為諸侯其後遂平襄王八年諸侯無合
從事此閔王十六年文怨秦然韓魏伐秦事也當
秦昭九年鮑見策有薛地百里之公孫弘濟謂孟
文遂以為文中立為諸侯時誤矣

嘗君曰君不如元作以補曰姚云劉使人先觀秦

王昭意者設秦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

為秦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

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

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弘使

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

對曰百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元作由

由補曰姚木猶下同未敢以有難也為今孟嘗君之

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由可乎公孫弘對

曰孟嘗君好人以賢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

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

者三人而治補曰而字疑術治當屬可為管商之

師管仲說義聽行能聽而行之能致其主霸王如

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集

也刎斷必以其血塗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

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
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以已之志公孫弘曰
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不者書者美其昭王大國
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世我而不可陵可謂足使
矣足猶能魁謂公孫所陳亦士之一舉爾自曹沫
劫桓公辯說士莫不以精口彼蓋未學禮也夾
谷之會孔子詔之士付之有司耳矣豈厓柴若出
之紉狗然哉帝曰曉人不富如是乎此說者之所
當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不補也謂孟嘗君君曰君好士不補也一本謂孟

謂孟嘗君君曰君好士不補也一本謂孟

曰好士也 雍門子補子子此士以所居為稱

門子狄雍門子周今曰雍門下有缺文說苑有雍

門子則亦無考雍門見前食椒亦養猶公養之養

子之所養 曰未陽得子立食此下脫飲食衣裘與

知果椒姓亦名不 陽得子立食此下脫飲食衣裘與

之同皆得其死並未今君之家富於二公雍門

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游猶友也言不君曰文不

得是二人故也椒亦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

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

有麒麟騶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縞鮮色縵也紵

書注編 食梁肉梁米名本草注青梁粟類 正曰豈

有毛罽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

哉補曰君之廐馬至此與王斗云云合 故曰君

之好士未也補曰孟嘗君序次亦不當在此 故曰君

士特難鳴狗盜之雄世以為名言今觀魯連曰君

之好士未也則當時已有是論矣仲連之言亦引

以自謂而非區區於孟嘗者難鳴

狗盜之出其門宜仲連之不止也

不得不應齊不可以其應而伐之也
策正謂秦伐周韓趙魏雖不應秦然周韓既割而趙魏亦不免況齊可以不應秦今應秦伐趙魏趙魏既亡而齊亦不免矣所以言此者欲齊之援趙也

國子齊大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

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皆趙地公子無忌魏信

為天下循便計循行順也符奪兵事補曰齊魏佐秦伐因取

二地今云公子無忌云魏實救趙者不應先佐秦如立晉鄆壁鄆未欲真殺晉鄆魏王實畏

邯鄲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鄆將以救趙畏秦不邯鄲之功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安邑者魏之柱

國也言其於國如室有柱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鄆者楚之

柱國也故三國街欲欲補曰疑欲字即故字而與

秦壤界境土界境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

伐楚取鄆鄆矣覆福福補曰姓云劉偃曾一作

義三國之軍元作君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

且天下之半且猶今又劫趙魏疏中國疏言離封

衛之東野封割也東野猶東兼魏之河內絕趙之

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

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

止作一年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

邯鄲之功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安邑者魏之柱

國也言其於國如室有柱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鄆者楚之

柱國也故三國街欲欲補曰疑欲字即故字而與

秦壤界境土界境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

伐楚取鄆鄆矣覆福福補曰姓云劉偃曾一作

逆秦逆謂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

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

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

楚補曰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

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補曰三

畧同謂三晉諸國為齊之屏蔽相依為唇齒秦攻

諸國而齊不救諸國滅亡勢必及齊第三章謂三

國與秦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而患緩秦得齊則

權重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說尤明切初策攻

長平時次策周韓自秦未亡時三策則韓既亡後也始

不加兵君工后謹事秦王建不修戰備不助五國

其墮秦計中矣長平之戰當王建五年滅韓當

三十五年三十餘年間士之為齊謀者其

智非不及此而卒不用百其及於亡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太后書未發補曰未威

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恙憂也民亦無恙耶王亦

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

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

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

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屬九

江補曰路史云沂之承音懲有鍾離城乃晉吳會

鍾離子國在九江蓋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

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

王養其民補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

葉陽子諸書葉陽皆不地范睢傳注華一作葉

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孤獨振困窮補不足

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也息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

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集韻徹去至老不

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情猶胡

為至今不朝也命婦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

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陵屬濟南皆以所

孟子所稱路是七八十年矣補曰路史於陵今淄

之長山正曰此言於陵仲子之行與孟子所稱者

合恐即此人也趙惠文王與齊閔王同時惠文后

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

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

殺乎彪謂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詭於聖齊有此

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正曰問

王而不及后必非君王后王建時鮑因策言謂后

為賢智故曲說至此○王使

之使如字填它典它句二反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庸庸同太史敷女敷音躍補曰徐

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

亡臣臣之出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

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

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汗

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

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

與諸侯信以故建立術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此要其終而言之建立字可見建四十四年為秦

慮補曰秦遠交齊而善之於齊事秦謹不悟其計

也與諸侯信此恐未然史稱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四十餘年不受兵此實錄也齊與諸侯秦昭王元作始始皇按后卒信則安得不助五國乎秦昭王於莊襄之元不逮也始皇始皇字誤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

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

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

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

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續受言續受言續書版也君王后曰老

婦已忘矣詳其指蓋怒建之不君王后死後后勝

疑即后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

辭變以故之辭蓋使者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

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列

君王后賢不失人子之禮又秦王今解環以齊多智為言故鮑以賢贊之不能正始既不足言賢備秦之謀不助諸侯又何智之有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主者為社

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

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

夫聞元作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

可辨一作姚為謀又疑可為即入見齊王

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元作百百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

之十百補曰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

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屬鄆鄆大夫不欲為秦屬

也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王收而與之田百萬之
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始皇紀注武關在析西
東弘農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
制此亦秦人之辭時未有此也乃西面而事秦為大
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入秦者
入秦皆為變辭又陳為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
之地許之蓋偽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
處之共松栢之間共屬河內餓而死先是齊
為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邪秦稱之曰客
鬼謂建之聽雍客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
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為先
乎齊專指陳馳非自齊稱之曰客爾史謂建聽
竊人賓客以亡秦策秦王資傾弱以遊齊王入朝

知客非一也○忽出正心誠意一語論雖正而不
不切言不明而此曰以為先為賭大學之序

凡五十九章

戰國策齊卷第四

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勘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書' (Shu) and '印' (In), indicating ownership or a library stamp.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small inscription.

卷之四